



布洛克诗选

Michael Bullock Selected Poems

董继平◎编译

布洛克，“善于描绘黑暗、
突兀而优美的世界的当代英语文学大师”，穿行在梦幻
的时空之中，把自然风景与个人心境融为一体，把东方格调与西方
现代主义熔于一炉，造就出了并不缥缈的可
感知的超现实幻境。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布洛克诗选

Michael Bulloc : Selected Poems

董继平◎译
tr. Dong Jiping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洛克诗选 / 董继平编译.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2

(欧美诗歌典藏)

ISBN 978-7-227-04970-8

I. ①布… II. ①董… III. ①诗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8710 号

欧美诗歌典藏——布洛克诗选

董继平 编译

责任编辑 唐 晴 陈 晶

封面设计 项思雨 张 涛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98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8821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970-8/I·128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幻境创造者：布洛克

Michael Bullock, Maker of a Dreamland

董继平

超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性先锋派文艺思潮。作为一个团体，它从 1919 年发轫到 1969 年终止，历时 50 年，产生过像布勒东、达利、阿拉贡、艾吕雅、恩斯特那样的著名人物，其影响早已深入欧美文学、艺术、电影等各个领域，正如其领袖人物布勒东所宣称的那样，超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文艺流派，还不如说是一场冲击力和渗透力都极强的“革命”。

尽管超现实主义已不再作为一个文艺团体存在，但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却在欧美文艺界的反响不绝如缕，其影响力之深远、覆盖面之宽广、持续时间之长久，都是其他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所不及的。纵观 20 世纪的欧美诗坛，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诗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当中既有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阿莱桑德雷·梅洛（197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茵河畔的德国诗人卡尔·克罗洛夫，蓝色爱琴海的希腊大诗人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197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扬尼斯·里索斯（三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也有新大陆上的“新超现实主义”领袖人物罗伯特·勃莱、W.S.默温等。当然，还有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的早年活跃于英伦三岛的 20 世纪加拿大著名诗人迈克尔·布洛克。

初遇印度“幻境”与超现实主义

格，1918年生于英国伦敦，出生10个月后其母亲就去世了，这使他后来力图通过幻想型的作品来弥补这种丧失的母爱。他的父亲是保险公司的官员，但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因此他的童年时光多半是随姑母度过的。作为热爱艺术的芭蕾舞演员，姑母常常鼓励他的艺术追求，孩提时代起，布洛克便对语文课本非常入迷，6岁时即开始学习拉丁文和法文，通读《圣经》，对外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努力加上天赋，最终让他后来成为英语世界中的知名文学翻译家。

布洛克早年就读于英格兰巴金罕什尔的斯托学校，这里成为他后来很多文学作品的背景。在这里，他写下了第一首诗。他最初的诗作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但他把超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具有象征特性的原型的“神话学思维”，这与他16岁时在斯托学校大量阅读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尤其是谢林的著作息息相关——谢林对自然的观点，就是视万物都具有生命，这极大地影响了布洛克早期乃至中后期诗歌作品的内涵：感受者的意识与他周围形形色色的物体的生命相融合。布洛克在斯托校园不仅写诗，对绘画亦十分入迷，这又为他后来成为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奠定了基础。

1936年是布洛克一生中的转折点，发生了改变其创作生涯的两件大事。

1936年，年仅18岁的布洛克去印度探望父亲和继母，住在加尔各答和噶伦堡。噶伦堡距喜马拉雅山脉不远，此处景色宜人，让他从此爱上了印度文化。此后的6个月里，他与一名叫玛雅的少女邂逅并一见钟情，而“玛雅”一词在印地语中系“幻境”之意，这可能是个极大的巧合。玛雅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侄孙女，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常常用簧风琴为布洛克演奏孟加拉民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终因玛雅的父母反对而终止，但玛雅的照片却一直挂在布洛克在温哥华的寓所中，玛雅的形象也反复出现在他后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如198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兰道夫·克兰斯通与玛雅面纱》等。玛雅的出现和消失，已经成为布洛克一生永远无法解开的情结，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玛雅之于布洛克，正比如阿特丽采之于但丁、毛德·岗之于叶芝，正如歌德所言：“永恒的女性，引导我

们上升。”

同年，布洛克参加了超现实主义伦敦展览会。这是1930年至1938年间超现实主义者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十几次展览会中最成功的三次展览会之一（另外两次为1937年东京展览会和1938年巴黎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以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狄兰·托马斯、大卫·盖斯科因等人十分活跃，使之十分成功。让布洛克非常惊讶的是，尽管他当时尚不能以什么“主义”或“流派”来界定自己的作品，但他发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原则竟然与自己的创作实践不谋而合。布洛克早年曾受到多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正如他在“中文版序”和“创作自述”中所提到的那样，他的早期作品中既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法国象征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的气息，又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甚至还有东方韵味。伦敦超现实主义展览会，让他彻底发现了原则上作为“解放意象”之手段的超现实主义，从此他开始了大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奠定了其创作总体基调。

30年代至60年代：从英伦到加拿大

1938年，布洛克结集出版了其处女诗集《变形录》。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上，他使用了一生中唯一的笔名“迈克尔·赫尔”，并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记：“诗歌的作用是暗示，陈述则应该留给散文”，这一题记或多或少决定了布洛克此后大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方向。这部诗集共收入早期短诗33首，多为试验性作品——从这些短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当时试图通过一系列实践来确定自己的风格，因此从总体上讲，这部诗集的内涵相当复杂，同时兼具拉斐尔前派、印象主义、东方主义、意象派、象征主义、早期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音色，比如《睡莲之歌》，就具有雪莱式的抒情和拉斐尔前派诗歌风格的血缘，同时隐约地把印度神话与《圣经》中的雅歌粘连为一体；《财宝》一诗中所表现的对财宝的追寻，其实是对自我的追寻，其创作手法属于具体的意象派美学范畴；《月光花》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但又包含了“欲望的深红色的月光花”这样的隐喻。这部诗集就像一把音叉，拨动之后，泛发出各种不同的音调。

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创作，但主要从事文学翻译。从那时到现在，他已经翻译出版了150多种法、德、意等国的文学、美学和哲学著作，由于其翻译成就，他还担任过英国翻译协会主席、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翻译评论》编委；荣获过1966年联邦德国政府颁发的“施莱格尔—蒂克德语翻译奖”、1979年加拿大文化委员会法语翻译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60年代初曾与人合作翻译过中国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诗选《幽居的诗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交流项目）、《毛泽东诗词37首》，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0年代是布洛克进一步深化超现实主义手法和风格的时期。1960年出版的《星期日是乱伦之日》这一诗集中具有强烈的激情和心理要素，其中的超现实意象层次分明、明澈，但又接近表现主义式的版画风格，一些短诗表现出奇特的意境，如《催促》一诗是诗人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冲突的产物；《夜的五个名字》中所使用的跳跃性暗示，已成为这部诗集的主题性手法：“插入的五只手，夜的五个名字/恢复平衡，选择欲望。”而他出版于1963年的另一本诗集《并不以阿门开始的世界》，一方面是这种内涵的延续，而另一方面则显得更有秩序，想象更加贴切和巧妙，如《进入这种黑暗》、《融化之石》等篇均为典范；《夜晚是一只死鸟》、《时间之镜裂纹》具有表现主义风韵；《双重性》阐发了世界万物的相对性。布洛克在这个阶段创作的诗歌，尽管现代主义风格十分浓重，但还未形成纯粹的超现实主义诗风。

60年代中期，布洛克创办了现代主义诗刊《表现》，还被选为国际笔会英国分会的执行委员。1967年，联邦德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其诗选《我嘴里的两个嗓音》（英德对照本）。1968年，布洛克以英联邦学者身份来到加拿大，在温哥华卑诗大学教授文学创作。1969年，他同时推出诗集《野性的黑暗》和短篇小说集《如其发生的十六个故事》；同年成为美国俄亥俄大学英语系访问教授，一年后回到卑诗大学任文学创作教授及翻译专业主任，1983年以终身教授的身份退休，

退休后一直在家专事写作、翻译、绘画，直至 2008 年去世。

《野性的黑暗》（1969）是布洛克在 60 年代推出的一部重要诗集。从这部诗集中，读者可以看到其诗风总体特征：日趋完美、纯粹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其中的《回忆》《无声的女人》《奇迹》等诗篇，在创作上运用了一定的叙述手法，尽管不太明显，却已显示出他后来的作品中的那种超现实主义的虚构性萌芽。该诗集中的主题诗《一条河生与死的两天》，全诗共 5 节，通篇用象征、超现实、表现主义等诸多元素组成，表现了人类寻找自我的心灵历程。该集后一部分是叙事性较强的寓言式散文诗（或可称为寓言、小散文或随笔），那些超现实的场景犹如一幅幅超现实主义油画，既有抽象的轮廓，又有形象的线条。

70 年代至 80 年代：超现实的成熟

70 年代，布洛克担任了加拿大著名文学刊物《国际棱镜》的 5 年主编，同时出任《加拿大小说杂志》编委。此间，他的作品有寓言集《绿色的开始，黑色的结局》（1971）、剧本《不去香港》（1973）、长篇小说《兰道夫·克兰斯通与追逐的河流》（1975）、《兰道夫·克兰斯通与玻璃顶针》（1977，获同年英国新小说协会书奖）、诗集《黑色的翅膀，白色的死者》（1978）等多卷。诗集《黑色的翅膀，白色的死者》中，色彩性十分浓厚，不少作品宛若超现实主义绘画，如《黄色回音》、《黑羽毛》等。布洛克运用娴熟的超现实主义诗艺拓展其主题范围，使之更加细腻、日趋完美。这虽然只是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但为他后来的高峰创作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0 年代是布洛克的高峰创作时期，他出版了 7 部诗集、3 部长篇小说和两部寓言集。而这个创作时期是以他在 1981 年推出的诗集《黑林中的线条》开始的。《黑林中的线条》一问世，即受到了评论家们的盛赞，并获得 1982 年《圣弗兰西斯科书评》最佳书奖。在这

部诗集中，布洛克以极其完美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同时又辅之以某些东方格调，把自然与诗人的心境（情与景）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其中最重要的还不是该集中的诗作本身，而是布洛克把西方现代主义和东方精神（如中国的“道”）熔于一炉的开端。诗集中的作品行文流畅，娓娓道来，让人感到这位诗歌大师那种超然于笔调之上的娴熟诗艺，如《三棵树》一诗便是最好的例证：

湖畔的树

从石头中汲取生命
山顶的树
从埋葬的骨头中汲取体液
而我们房子墙边的树
靠我们的叹息而生活
在我们其中之一死去时
将苗发出新叶

在 1982 年出版的诗集《献给朱迪的双轮马车》中，既有倾向抒情的作品，也有超现实的“奥菲丽娅系列”，后者以凝重、深入的笔调去认识超现实世界中的奥菲丽娅——亚视比亚悲剧《哈姆莱特》中的悲剧人物，其风格完全有别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罗塞蒂等人笔下的奥菲丽娅。总体上，这部诗集将自然风景与诗人的心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1983 年，布洛克以终身教授的身份从大学退休，在家从事创作，还不时出国旅行。同年，他推出了散文诗集《雨的囚徒》，将超现实主义诗艺推向了一个高峰。该集共有 99 篇作品，除序诗外，共分为七大部分。据诗人自己称，这些散文诗是他置身于温哥华野外公园的自然景物中，在中国的道家精神影响下写成的。这部集子中既有像《窄街》《秋雨》《蛾之桥》那样的抒情性散文诗，又有像《危险》《哲学的晕眩》《落叶》等具有叙述情节成分的寓言式散文诗。1984 年，这部集子获得《圣何塞水星新闻》最佳书奖，不少论者认为布洛

克是一位“善于描绘黑暗、突兀然而优美的世界的当代英语文学大师”。更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他将东方格调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合璧的最重要的作品。

《长满荆棘的心灵》（1985）是他这段时间创作的又一部诗集。该集中的作品分为几个系列。在有的系列中，诗与散文诗参半，相互穿插，显得很有节奏感，其中的作品交织着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手法，颇具特色。其中的《日本月亮》一诗颇具东方意味，类似由6首日本俳句组成，试看一例：

雨中之月
默默哭泣的
白色面庞

1985年，创作活跃的布洛克同时出版了两部寓言集——《双重自我》和《双手穿花的人》。后者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具有叙述性情节的寓言式散文诗集，而另一些文体学家和评论家则一直认为这些作品是超短篇小说，其叙事性很强，诗人往往虚构出一个超现实的幻想型情景，通过突兀、冷峭甚至恐怖的描写，最后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结局，如该集中的《头发着火的人》《六支箭》《椅子下面》等多篇，均系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因为这一点，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他是“如同20世纪的爱伦·坡”。

1986年至1988年，布洛克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了3部长篇小说：《兰道夫·克兰斯通与玛雅面纱》《诺伊尔的故事》《兰道夫·克兰斯通走向内行的路》；他的短篇小说集《森林之池》于1986年获得“奥卡根纳短篇小说奖”。

《暗水》（1987）是布洛克把中国“道”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艺结合在一起的另一高峰体验。这部诗集渗透着沉着、宁静而又飘逸的氛围，内中不时交织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情韵，请读渗透了日本连歌风格的《黑色连歌》中的一节：

子夜的林中
一只白鸟
振动翅膀
仿佛被黑暗
囚于笼中

布洛克所擅长的把自然物象与精神心象完美地结合的手法，在这部诗集的“秋天的小提琴”这一部分，显得更为集中、更为典型，营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然季节变迁的景象。

如果说 1988 年出版的《绿纸上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是《暗水》的继续和余音，那么 1989 年出版的《温哥华情绪》则可以说是有一个变调的强音——布洛克所有诗集中与中国的“道”最为接近的诗集。从总体上来说，这部诗集更加合乎“道”的自发性精神，布洛克在其中不仅企及“道”，而且在《大学基金捐赠处的四月》一诗中宣称：

……

它以一个长着树木般的
绿色胡子的古代贤人的
嗓音讲起“道”

……

然而“道”常青
穿流万物

从此中不难看出，布洛克已经认识到“道”的宇宙性和日常性，使之与自己的诗歌作品相关联、相互包容。但最集中体现这种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其中的《秋天的诗——新渡户花园》：

1

我的衣袖上

优美的雨滴声
一根手指轻叩在
窗玻璃上

2

池塘的黑镜上
秋叶：
燃烧之唇的吻
印在玻璃上
……

90年代以来：超现实的累累果实

90年代伊始，布洛克便出版了《秘密的花园》（1990）、《月亮降凡》（1990）、《迷宫》（1992）、《带墙的花园》（1992）、《具有致命颠茄眼睛的术士》（1993）、《流入的河》（1993）多部诗歌作品，以及小说《燃烧的教堂》（1991）。《秘密的花园》是一首长诗，全诗共分为16节，表现了诗人在自然景物中延展的想象力；《月亮降凡》，则是诗人受中国有关月亮的民俗的影响和启发而写成的，共有近20首表现不同时期的月亮的短诗。《带墙的花园》是布洛克在90年代推出的难得的力作，这部诗集由诗与散文诗相互交织、穿插而构成，内容和手法都可以说达到了十分完美的超现实境界。

布洛克在90年代出版的诗集，还有《黑暗的玫瑰》（1994）、《无懈可击的奥沃伊德·奥拉》（1995）、《黑色的十四行诗及其他诗作》（1998）、《在花朵中喷发》（1999）。进入新世纪，他又推出了《夜曲》（2000）、《黑天鹅的翅膀：爱与丧失的诗》（2001）、《色彩》（2003）和《季节：转折年的诗》（2008）等，这些作品犹如累累的果实，是诗人对超现实场景都有更加深刻的体验，同时也是对超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进一步发挥。

布洛克是一位十分复杂的文学大师。他一方面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如他自己在“中文版序”中所提到的那样）中汲取营养。评论家对他存在着非常激烈的争论，有的说他是超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则认为他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阵营……而他自己则声称：“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也不是自然主义作家。由读者去界定我的身份好了。”布洛克自己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几条很有意义的创作准则：

1. 我要描述我的内心风景；
2. 我要对我周围的世界，尤其是对自然界表现我的情感反应；
3. 我想被人理解。

从布洛克的这几条创作准则不难看出：布洛克的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内情和外景）交织，以他自己的创作想象引发读者的想象扩张——而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主要目的和特征；其内涵既富于自然色彩，又颇具形而上的哲学境界，犹如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是自然界物象和潜意识心象的结合体。

布洛克的诗歌作品一般较为短小精悍，多在 20 行上下，还有大量的散文诗。实际上，他的好几部作品已经完全冲破了文体障碍，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等内容兼而有之，这又成为评论家们争论的另一焦点。他的大多数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法、德、意、波兰等主要欧美语言及东方的日、朝、旁遮普、阿拉伯等语言。

这部中文版《布洛克诗选》系译者于 1988 年至 2005 年 17 年间陆续译成的，其中很小一部分曾在国内多种刊物和选集上刊出过。这部诗选收入布洛克 1938 年至 2003 年 60 多年诗歌创作生涯中出版的 21 部诗集的力作 250 余首（篇）。鉴于此项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因此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译者在此向已经去世的布洛克先生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若非他在生前慷慨地友情赠予版权，汉语世界的读者恐怕无法这么全面地读到他的作品。

2011 年 10 月于重庆云满庭

作者中文版序

A Preface for Chinese Edition

我最初的重要文学经验，发生于我6岁时从头到尾通读《圣经》——不是为了宗教的缘故，而仅仅是为了一种挑战，因为大人们说我无法阅读这部书。也许这是诱我深入阅读这部书的一种策略。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手段当然就起了作用。无论怎样，我的散文诗风格都留下了詹姆斯国王时期《圣经》译文风格的难以消除的痕迹。

第二种相似或者甚至更重要的经验，发生在10年以后，是我16岁时在马克·范多伦编选的《世界诗选》中初次读到中国诗歌。这部选集以海伦·瓦德尔所译的《诗经》中的4首诗开篇，接下来是大家可能会期待的，包括阿瑟·威利、埃士拉·庞德在内的其他几位译者的译文。但正是这最初的4首诗，还有接下来的由我后来所熟悉的艾伦·厄普沃德和L.克兰默—宾所译的两首诗，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对于我，也许它们是最初的影响，而且是相同于初恋一般的影响。它们影响了我，甚至从未被后来影响我的，最为显著的法国超现实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等因素抹去，这些因素注定了我的诗风。

我对这些诗中的第三首尤其注意，其英译文题名为《在池藻下》，因为它与水及水下的关系，我感受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共鸣。水的意象，无论是江河、湖泊、池塘还是大海，都在我的诗里极为频繁地到处出现；而尤其是在我的小说中，水下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反复突然发生的主题。“池藻”，或者是可替代为“水藻”的这个非常的字眼，是我极为依恋的。也许，有趣的是我在我初读该诗时进行注释，在每一节诗的最后一行中涉及其国王的镐京，实际上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水下世界。仅仅是在多年以后重读该诗时，我才意识到池藻下的王国和

位于陆地上的镐京之间，正被画上一条平行线。水与水下世界当然无论如何也是吸引我的原型意象，但我无法想象这首特殊的诗的影响也在起作用。我在此引录其全部原文：

鱼藻^①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岂乐。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我可以把中国诗歌对自己的作品的影响，概括成坚持与生动具体的出色意象相联系的语言清晰度。这个观点后来被我那种盎格鲁—美利坚式的意象派经验所大力强化，但既然意象派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诗歌的反应，那么它就坚定并且强化了我对那些我认为是调节中国诗歌的原则的奉献。

1960年，在我一生中很晚的一个阶段里，我能通过协助我的好友杰罗姆·陈教授翻译一本中世纪的中国诗选来颂扬中国诗歌，并间接承认它对我的影响。该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以“幽居的诗篇”为题出版。要说明的是，有关这部诗选的想法，诞生于我对陈教授显露我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而从意大利文转译的王维的《辋川集》中的系列诗篇。

中国诗歌是我的诗歌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令人尤为可喜的是，倾尽我的毕生之作的选本，现在将以中文版出现。我宁可说，这种来自中国的影响使我的诗尤其适合于被译成中文——唯有译者才能断定这种影响是否使我的诗更加易于翻译！无论怎样，我都希望这种影响有助于我的诗会被中国读者理解，也希望这样的读者会从阅读我的诗作的这些中译文中，获得相同的愉快。

当然，我也意识到对我的诗歌发生过的其他巨大影响。超现实主义，可能会发出一种相异而又不陌生的音符，以一种中国古典诗歌里

^①见《诗经·小雅·鱼藻之什》。

当然不会宽容的方式，导致怪异、扭曲、意外的意象成果产生，尽管我偶尔读过当代中国诗人所作的，某些在精神上与我自己的作品相去不远的诗作，我也不能断定这样的意象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当代中国读者接受。

由于现代主义，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的沉重覆盖，对中国读者来说，要发现我如此着重强调过的中国影响的观点之基础，是不容易的。然而，超现实主义本身把最大的重点放在意象上，我无法避免想象——这可能会回溯到对意象的高度评价上，它共用于意象派、象征主义甚至表现主义，最终还有超现实主义，共用于大约在本世纪转折期时出现的中国诗译文对欧洲诗歌的影响。

最后，我要称赞我的中文译者董继平先生，他孜孜不倦地努力翻译和安排在刊物上发表我的作品，促成了这部诗歌作品的出版。遗憾的是，我自己不能评价其译文质量，但讲汉语的友人对我讲起其译文的优美时都热情洋溢，因此我满怀信心，分享我的诗作的这个中译本在汉语世界中问世的喜悦。

迈克尔·布洛克

1992年8月初识于加拿大温哥华

1997年10月再识于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

致中国读者

A Letter to Chinese Readers

在问候我的中国读者的同时，我感到我在偿还一笔意义重大的债务。16岁时，我在学校图书馆偶然读到了一本书——由马克·范多伦和巴贝特·杜茨赫编辑的《世界诗选》，它对我未来的诗人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通篇内容令人产生奇想，但是给我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和日本）诗歌的译文，它们的简洁、意识和视觉意象的鲜明生动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无论我遇到其他什么影响，我都一直努力维持着我诗歌中的这些特质。我相信，我几乎阅读过每一种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译文。尤其重要的是由马丁·贝内迪克特译成意大利语的王维和裴迪的《辋川集》，这本书是我在编辑刊物《国际棱镜》时，由它的意大利出版者非常偶然地送给我的。读到其中的诗篇，我如此兴奋，因此就开始自娱着把它们译成英文。当我把我的译文给我的好友、已故的纽约大学的杰罗姆·陈看时，他对此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因此提议说我们应该翻译一大系列大约与王维同时期的诗人的作品，再加上生平小传和注释，那样就完整了——结果就产生了这部题名为《幽居的诗》的译作，我们将其投给一位出版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热情洋溢地接受了这部译作，并把它作为“中国诗歌最佳范本”而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中国系列”中。这本书不止一次重印。我感到《辋川集》中的绝句，是我以上列举的中国诗歌的典型特质的准确概括。在我们翻译的《幽居的诗》里的所有诗人中，王维和裴迪一直是我最喜爱的。除了我以上列举的特征，我必须还要说的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即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点与西方观点不同——认为人